

鉤動

冬季衣櫃外的把手，掛著一領淺灰間雜青綠的長圍巾，兩端穿縫的流蘇略嫌毛燥。這是女兒織完成品後，隨意披掛的，像玄關入口隨手吊掛的雨衣。垂到地板的流蘇，彷彿是雨衣上滴下的一線線水漬。

我常將它披在頸肩。當我返回山雨繚繞的蘭陽省親，在潮濕陰冷的秋冬時分，它更是不可或缺的保暖品。它輕柔卻暖如大衣，青灰復古色是一領美麗的裝飾，它，更像是一封給我的道歉信。當女兒曾對我射出利箭，我用盾牌反擊並擦乾眼淚的好幾個月後，在一針針略微粗糙的毛線格紋中，我吸取到一點點溫暖。

女兒個性依賴，但有主見。升國中那年，她自行報考兩間私立學校。一間正常教學，另一間極度升學導向。不顧全家反對，她選擇了後者。理由只是童稚的天真——不想和好友分開。女兒臉上寫著執著，與我極為相似的五官，也和我國中時期一樣，面容天真卻藏著刺客的利劍。青春時期我們如花草般含露向陽生長，然而葉片花瓣，竟也長得銳利割人。

我也曾如此與父母親對峙，並且堅信自己會贏。我潛伏的叛逆，必曾一而再地，在餐桌上、客廳間，在關於分數、志向、未來與愛情上，和父母衝撞了。從小住在宜蘭，我的個性也是山水交錯。外人只見我如粼粼水漾的微笑，與被絲綢嵐霧環繞般的靜山，只有父母看見我急滾波濤的侵蝕氾濫，及巉峭陡聳的山稜線。這片水的狂奔與嶙峋陡壁的危山，父母涉水攀爬的過程顛簸艱辛，我只假裝沒看見。

這條翻山渡水的路，由我十四歲延續到現在四十歲。如今，換我要面對女兒這座山、這片水域了。看著女兒滿臉的倔，依稀可以辨識我曾經的強。擔任教職時，我每年也都在面對一張張像女兒一樣青春與叛逆的臉龐。中學孩子是永不停止的雨季，淹漑之外仍是淹漑。身為教者的我是滂沱大水中的浮舟，看似給予學生方向，實則要時時探測這些水流的急緩與溫度。未來是學生的未來，也是我與他們的未來。現在，女兒加入漫漑水流中。這一道水，最明顯、也最暗沉。

攀爬女兒這座山的過程及攻頂，相當艱辛。山頭好高好遠，我只是相信山永遠都在，所以仍努力向前，彷彿耗盡生命力般地翻越。山的聳峙讓我好似得了高山症，頭痛昏沉，全身無力；山的寬廣讓我也只能以誠實的樣貌，接受自己做不來完美母親的典範。

我身兼教者與母親，卻茫然尋路，只能四處問問女兒的導師、長輩、朋友。大家的安慰勸說，不外乎是兒孫自有兒孫福。孩子自己選擇的未來，即使受挫，也會勇敢面對。

我沒料到需要勇敢面對的人，也包括我。

數學不佳的她，卻被分到數理資優班。暑期輔導第一週，新鮮的學校、有趣的同學、貌似周遭給予成熟的溢美詞彙，我們忽視了十三歲孩子間悄悄漫延的較勁力。

上學第三週開始，女兒晚餐飯後，便和作業考卷奮戰到十一點。我只好在一旁鉤點毛線，聽她抱怨一天上四小時數學課的無聊。

我的鉤毛線技法，是國中家政老師教授的。起針之後，兩根棒針數口訣般地反覆「上針下針」織疊穿鉤。我想像家人全都圍上自己親手編織的成品，內心直閃著興奮、自豪。毛線在一針一針的鉤動中密密接合，但卻日漸拉開我和母親的距離。她天天叨唸，讀書最重要，針織只是女工粗活。交織在柔暖毛線的四周，是我和母親之間陣陣如森寒陰風呼嘯而過的衝

突。

母親是護士出身，因不堪輪值大小夜班的顛倒作息，轉行報考行政公職。她總認為握筆的手，才是後半輩子無憂的證明。同樣長形的針筒、棒針，只是標記上「粗活」的身份。

有天，數學老師震怒地打電話給母親，原因是我在課堂上織毛線。老師在電話中，幾乎將編織毛線比喻成毒品，把棒針形容成吸毒針筒，誇飾地向母親告狀編織如何讓我沉迷上癮，描述我打毛線時的沉溺、棒針暫時被沒收時的頹廢焦躁，及對師長的勸說恍若未聞。當天回家，母親反常地提早下班。她一聲聲：「不讀書，就去當女工！」的說詞，讓我覺得小題大作。只不過是織個毛線，又不是編織人生的方向或結局。我滿不在乎的吊兒郎當惹怒了母親。她撤掉晚餐，罰我跪下，我也固執地不吭氣。我實在太討厭數學了，一列列公式演算、一個個沒有溫度的數字，均不及一團毛絨絨沒有章法的織線帶來的溫暖。

「唸書不是唯一！妳不能尊重我的興趣嗎？」我倔強的神情傷了母親。她衝去書房沒收棒針，拿出剪刀，喀嚓一聲，剪斷已經織了一半長度的圍巾，也剪斷我們彼此間的溫情。我沒有用華麗的淚水控訴，只用冷戰、點頭搖頭、零散疏落的悶哼，表達對母親的不滿。幾週後，我早已忘了怒氣，但道歉一詞卻沉睡在咽喉中不願甦醒。某天回家，我看到書桌上躺著一雙棒針及殘破的圍巾，他們靜靜地待著，彷彿不曾離去。我拆掉圍巾的斷線，打結後重新起針，另鉤一段織品，讓鑲織的線慢慢再鉤出我和母親的情感長度。

現在鉤織毛線已由原本複雜的雙棒針，簡化到只需運用釘板交錯編織，但仍是不改紋路的美麗細緻。我一格格上下交織時，女兒對學校的埋怨聲仍是不停，——如課堂上數學基礎題得自學，老師只教難度極高的 PISA 測驗，每週小考成績如何無情地列出排名，退步幾名就不能下課……。聽到憤懣時，我常拆解手中一直繞錯的鉤線，甚至分心而讓毛線球掉落在地。滾得老遠的長毛線像是我的擔心，也像女兒的成長，時而順順地滾遠，時而拐彎打個大結，讓我得花一番心思梳理。

鉤毛線的進度像龜速般爬行。因為我常得放下鉤針釘板，教女兒自己也不拿手的數學。我們在數字計算中，減掉彼此的耐性。卷子上密密麻麻的訂正、紅筆批閱的圈叉，一題題在批改女兒入學時的樂觀及我對她的信心。

一天晚上，我耐著性子教導解題。女兒用力甩筆，哭吼著想睡覺，沒有時間思考，直接抄答案就好。我提高嗓音，嘶聲指正她錯誤的讀書方式。真難相信此刻吼叫詈罵，同出自於小時常常吻我的小巧嘴唇。一張只對五題的數學考卷，將我們彼此的包容，也打了不及格的分數。

數學對我而言，只是冰冷；如今數字對女兒來說，是冰凍後可以傷人的利刃。。

「孩子，我們轉學吧！」我勸女兒。但硬脾氣的她不肯承認自己的不適應。她怒瞪與自己相似的臉，受傷的神情，是訝異著否定自己的努力，竟是血脈直承的媽媽。女兒也擔心同學原本投射在身上的光，會因她轉學而變暗。

「碰到事情不要逃避，媽媽，妳不是這樣教我嗎？」

她冷然回房，無預警的，我竟然哭了。國中時和母親嘔氣的圍巾事件，我不是倔到沒掉眼淚嗎？如今淚水一滴滴滑在手中的毛線上，真希望女兒是這團線球，也能吸附我的苦心。

家裡的空氣因我們冷戰而凝結，那幾天靜的連咳嗽聲都顯得尬尷。我常因四周吵雜睡不著覺，如今靜的只有呼吸聲，我竟然因為過份安靜而失眠。

無眠的夜，我只好拿著釘板，交錯繞著未完成的圍巾，一針一線想消磨內心無名的怒火及歉疚。好幾次毛線不明地打結，越拉扯，細毛就越糾結。剪斷死結，好不容易鉤起的一針針線頭竟一格格地鬆開！我想送給女兒取暖的心意，彷彿被拆解了。如何接線？我也毫無頭緒，只得把它放在抽屜。

沒有織毛線來排遣心情。每天，我只好看著女兒房間的燈泡熄與滅，常側耳傾聽門外的所有動靜，聽她早上六點四十分開門上學。看與聽，成了那一陣子的日常。

女兒還是依賴我的。有天，她艱難地喊聲媽，怯怯地找我訴苦。她說，期末考到了，導師宣布除了上廁所，否則不准離開教室。

我後悔自己的賭氣，竟然疏忽孩子在擠滿四十五人的教室內，連續待上十二小時，已經一週。

我火速地辦理轉學。過程我們像是歷經闖關遊戲。每個關口，學校都派出處室主任擋駕。他們試圖和女兒單獨長談，分化我們的團結力。女兒隱身在後，小小手指緊攬我的指縫，微微有些汗漬。彼此雙手的互扣，好像織毛線時的交錯鉤法。我們按按彼此的手掌，即使這次鉤法亂了，我也不會剪斷。

女兒轉入一間女子教會學校。正常上下學，作業仍是多，但女兒開心地說起體育課打球、家政分組、校外教學、話劇比賽……。

前一陣子，孩子因家政課需要，向我拿了釘板及鉤針。我及時打住「上課別偷打毛線」的話語。她看著我的未成品，忽然說，媽，你是不是太久沒織毛線了？鉤法全錯！期末作業，我織一條雙色圍巾給你。她一面拆掉我打的亂結及鬆脫的線頭，一面搖頭諷刺我的家政分數鐵定不及格。

拆吧。拆掉我們的冤家結、傷害結。隨著一針一針快垂到地上、已然快要完成的圍巾，我回望桌上的毛線。我和女兒，我和母親，就像鉤線，繞著、鬆脫、打結、拆掉、再鉤回……